

黑夜孤泪



梁潜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长篇小说●

黑夜孤泪

梁 潜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夜孤泪/梁潜著.-北京:中国
戏剧出版社,1996.11
ISBN 7-104-00821-7

I. 黑… II. 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2624 号

责任编辑:李鸣春

黑夜孤泪

梁潜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制本总厂印刷

29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2 印张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104-00821-7/I·371 定价:16.80 元

故事梗概

澳门黑社会青帮堂口的“红棍”朱锦春，为救年青美貌的舞女白施妮脱离虎口。情愿代人受过，忍受十年牢狱之灾。出狱后，本想从良，不料帮会翻脸，承诺的50万元难钱落空，女友白施妮也投入了别人的怀抱。朱锦春被迫重返黑社会，得白施妮暗中相助。几历生死之劫，终于以黑吃黑，报仇雪耻，同时跃为澳门新赌王。

赌徒毕竟是赌徒，凭着骨子的坚韧和野性，为了复仇和夺回心爱的女人，朱锦春几乎是在刀尖上做着各种各样的游戏。而对于成熟得象一颗欲滴的葡萄的白施妮小姐，朱锦春总是可望而不可及，白施妮的心就象她圆熟的社交手腕一样难予捉摸。在痛苦之中，朱锦春邂逅了一位又一位美丽眩目而又风韵各异的女人：有豆蔻年华的且不知名姓的风尘女子；珠圆玉润的黛安娜；艳若桃李、冷若冰霜的留洋女硕士陈家丽；而日本大财团的董事长千金日德混血儿佐佐木美子更是对他情有独钟，甚至不惜少女的贞洁来作为爱的证明。朱锦春吸吮着她们馨香的气息，爱抚着她们青春的肌肤，发泄着内心的愤闷与鲁欲。他最终明白只有白施妮才是他心中的真爱，无论哪种美艳都无法掠夺、无法占据。

正当朱锦春在痛苦之中一遍遍读解着自己苦涩的情感的时候，一个晴天霹雳在他的头顶上炸开了，他心目的英雄、恩人赌王梁培佳竟是送他人狱的罪魁，而魂迁梦系的白施妮小姐则是梁培佳的黑市夫人！他咬紧牙关、平息着燃荡在胸中的烈火，一个更大的复仇计划在脑海中形成了。

第一章

1976年4月的一天,澳门赛马车会按照每月开赛两次的博彩规例,在东望洋山麓重燃战火。这天,恰好是英女皇诞辰和葡国感恩节,港澳两地例行放假。因此,参加博彩的人特别多。赛马车场偌大的露天看台上,一早便已拥挤不堪,人山人海。

上午9时正,每一轮赛事鸣钟开始。9辆各由3匹马拉驭的赛马车子在跑道的预备位置上排好阵势,随着闸门打开,驾驭在车上的骑师立刻“呼呼”扬鞭催马,9辆赛马车的27匹马奋蹄狂奔,如箭般向前疾驰,跑道上顿时尘土飞扬。看台上的观众,个个神情紧张地伸长脖子,用手指划着,揣测着赛事的结果。他们之中有买头马的,也有买2、3号马位的,可亦有部分人没有下注。下了注的赌徒自然神情专注地观看比赛,而没有下注的,则静心

观测赛场的气氛和马车的走势，预备选择最佳时机重注投下，尽力一搏。前者都是些不谙赌道的普通赌友，后者才是真正的赌徒。

到下午4时左右，赛马车已进行了4轮赛事，第5轮，也就是今天赛程的压轴好戏“连环七重彩”，即将放闸开赛。这场赛事增加了一道重奖，就是赌客既可以买单辆赛马车，也可以同时买将获1、2、3名的赛马车。如果中彩，彩金便重叠地往上翻番，数目十分惊人。因此，谙熟此道的赌徒对这种赌法特别热心，都想凭着自己的精明和经验，叩开财神爷的大门。

当然，他们并不存侥幸心理。凡是赌场老手，都可以从赛马车的单匹马、马的组合及其骑师的经验和信誉上窥出门道来。今天他们公认的热门马车是7号、1号和4号，次热门是3号、8号和2号。冷门是6号、9号和5号。那么，下连环彩的最佳搭配是7号、3号和6号。于是，在开闸钟响前3分钟，赛马车会各个投注站的窗口都挤逼着人龙，大家都踊跃投注。

就在这时候，有几个商人模样的人挤到窗口，各自投下了5万元的巨注，然而他们买的车号，却是今天不冷不热不被人注重的几辆马车。但当时谁都没有注意他们。

拖沓了半小时，开闸的钟声终于响了。第1圈还属正常，9辆马车在宽阔的跑道上齐头并进，一时难分先后。第2圈，3号和7号马车首先冲了出来，而6号则远远落后。看台上的观众有的暗自高兴，有的却紧捏着一把汗。到第3圈，只是3号和7号马车挪了先后的位置，其余的位置未变。第4圈，6号马车冲上来了，这正和赛前预测的结果那样，3驾最佳搭配的马车都跑了出来。看台上一片欢庆和雀跃的气氛，有的控制不住情绪，大声喊叫起来。到第5圈，情况突然发生了急变，跑在前面的几辆马车，马匹好象失了蹄，速度骤然慢了下来，与此同时，一直不怎起

眼的9号马车、2号马车突然从乱军中杀出，只见这两辆马车的骑师“啪啪”扬了几下鞭子，那两辆车的马匹就像吸了大麻烟似的，一下子抖擞精神，冲到最前面去了。看台上的观众“呼啦”一声全部站了起来，大家都被这突然出现的意外刺激得如同癫痫症发作，狂呼乱喊起来。

剩下半圈了。这时候又发生了一宗不可思议的事情。一直病病恹恹的第8号马车，在冲刺的时候，突发神威，一下子跃居第二名。这样，9号、8号和2号，在终点线分列为1、2、3名。

这轮赛事大热倒灶，而冷门也未能爆出，绝大部分的赌徒眼巴巴地看着手中的大面额彩券顷刻间变成废纸，哀痛之声四起。有些下了重注的赌徒，更觉眼前一黑，几乎昏倒在看台上。但也有人大赢特赢，前面所提的那几个买那种“偏门”马车的商人，获取了近七八十倍的奖金。

赌城癫狂了。因为赛事的结果太出人意外，而且有些马匹的失常和亢进，人为的痕迹太重，大家强烈要求对这场赛事展开调查，以求公正。

当地警方在拿到投诉之后，不敢掉以轻心，立刻调派人手进行调查工作。因为作弊的人露出的马脚太多，即便要掩盖一时也无从下手，于是，便揭露了一宗特大的贿赂案。三名葡萄牙籍骑师因为“有意扰乱赛事结果”被当局勒令停牌，并收押监房，等候法官聆讯。

这是一宗涉千家万户乃至赌城国际声誉的丑闻，当地的几家报纸开始还遮遮掩掩，不敢披露事实，但邻埠香港及东南亚一带的报刊可不理会这么多，都抢先第一时间头牌头条登载了这则爆炸性新闻。各地记者还纷纷云集濠江，准备追踪事态的发展，随时撰写独家报道，以飨好热闹的读者。澳门市政厅和警察局的大员们，疲于奔命，企图尽快了结这宗案件。全澳门所有涉

及赌博业的股东和职员们，都被告诫短期内不得离境外出。赛马车会领班以上职衔的职员，更须每天亲到就近警署签到，一时间，整个赌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澳门的面积仅有4点多平方公里，上面却聚居着近40万人口。这是一个典型的消费性城市，除服装加工，装修器材等少量制造业之外，整个城市的财政和民生大部分依赖赌博业。赌博业一旦生事，自然便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案件经过一番高潮迭起的侦讯，最后的结果竟然是一名年仅21岁的男青年投案自首，承担了全部责任。这名令人震惊的青年名叫朱锦春，据说出身世家，祖辈有人曾任过民国初年的财政官。这几十年家道中落，留下的资产已不够挥霍，这青年便想到要在赛马车会的骑师身上做一番手脚。案发后，慑于公众的舆论和谴责，便争取自新来了。澳门早年间按殖民当局的训令，已废除死刑，但也便宜不了朱锦春，尽管他有悔改之心，法官还是从重判了他25年徒刑。

公众哗然。记者们也都大跌眼镜，发回去的电文都声称之是澳门开埠以来最离奇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各种猜测拂拂扬扬，轰得当时的澳督马俊礼中校几乎倒台。饱于世故和谙知赌博业内幕的人都说，朱锦春不过是个替死鬼，真正“做马”的人，玩了个丢卒保帅的障眼法。虽然这个障眼法明眼人一眼就能拆穿，并不特别高明，但警方在抓不住真凭实据，指控不了某个幕后主使人的尴尬情形下，匆匆抓住一个肯认头的小子，未尝不是一个开脱的办法。只可惜了这个名叫朱锦春的年轻人，代人受过，将在监房里度过漫长的大半生，把自己的大好年华都断送了。

赌城还是原来的赌城。

一年年的光阴如白驹过隙，真是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到了1985年光景，人们都不太记得当年的新闻人物朱锦春了，以至

朱锦春在经过几次特赦之后，提前出狱，竟然无声无息，连个接他的人都没有。

狱警把朱锦春带到监狱门口，说了几句勉励的话，便自顾自回去了。监狱门外有几个摆水果杂物馐子的小贩，眼睁睁盯着光着头，穿着一套显然不是他本人的破旧西服的朱锦春，投来又神秘又古怪的笑容。

朱锦春两手插进衣兜里，跺跺脚，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眯着眼也回敬了小贩一个怪笑。此刻他的心情是无限欢畅和无比激动的，就算小贩拾起地上的西瓜皮扔在他头上，恐怕他也不会生气。10年的铁窗生涯，似乎已把他年少时敢作敢为的锐气磨掉了。

他过去向一个青年小贩要了一支烟叼在嘴上，耸耸肩，走上了马路。一辆的士恰好过来，他扬扬手把车叫停了，正要拉开门，冷不防车门却自动弹开了，他吐吐舌头，低头钻了进去。

“先生，到哪里去？”

“嗯……”朱锦春想了想，“先，先到大三巴绒线坊吧！”

大三巴绒线坊就在澳门最高的山峰炮台山下面，有几处当地著名的名胜古迹，是个旅游区。那里的居民房，过去因为处在陡坡上，都不高大。只是近年来有些有钱人喜欢清幽，便在那里建造了一些别墅，因此大三巴地段，已成了当地中产阶级聚居的地方。

的士从路环启环，经过路环连线公路、澳凼大桥，又驶上葡京湾的友谊大马路，载着一个急于要重新生活的浪子，走向未知的天地。

在幢半新不旧的洋房面前，的士停下了。朱锦春让司机稍等，他进去取钱给车费。他现在身无分文，就连身上穿的蹩脚西服，也是一位狱友赠送的礼物。司机皱了皱眉，想开口又没开口。

朱锦春会意，便就在楼下大声喊起来：

“哦，老伯，您好！”

“你找谁？”

“我找这里一户姓白的人家。”

“他们早搬走了。现在的户主姓李。”

“搬走了？请问搬到哪里去了？”

“我也不太清楚，好象是搬到新中央那边去了。”

新中央那边是闹市，是高级住宅区。朱锦春楞了楞。

“那个白小姐，嫁人了么？”他试探着问。

“你说的是那个当舞女的白小姐？我上个月前才看到她，打扮得花枝招展，也不知道她从良了没有。”

“你说什么！”朱锦春突然冲动地一把揪住老头的领口，“你胡说八道！白小姐怎么会还当舞女！”

“你，你这个人真是！”老头挣脱了他的手，“信不信由你，要么你自己找去！”

朱锦春用手扶着额头，只觉得一阵晕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嘀嘀——”的士司机不耐烦了，按了两下喇叭。

“哦，他们搬走了。”朱锦春摊着手想解释，忽又觉得这种解释纯属多余，便只好陪着笑脸说，“劳烦你再转一次车，到黑沙环第5街，好吗？”

黑沙环靠近海边，是个木屋区。朱锦春的家就在这里。把司机打发之后，朱锦春才进一步感到事态的严重。

他原来以为家里一定整修得富丽堂皇，谁知还是过去那个老样子。家徒四壁，只有一台破旧的黑白电视机，供他已经退休了的老父消闲用。而黑白电视机在港澳地区早就淘汰了。

“爸爸，他们没有送钱来？”他第一句话就这样问。

“送什么钱？他们是谁？”他父亲十分诧异。

“他们……”他父亲显然什么都不知道。朱锦春叹了口气，不言语了。

看来，这10来年监狱是白蹲了。当初把他送进监狱里去的人，并没有信守诺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他痛苦地把头埋在膝盖上。

家里人对朱锦春的归来，都感到十分忧虑。吃饭的时候，他父亲小心翼翼地讲：

“阿春，家里的兄弟姐妹，该分家的也分家了，你妈又过世得早，剩下我这把老骨头，也没几天日子了。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从今以后好生做人，不要再去招惹那帮人了。你要是嫌到外面做工辛苦，那你就先在家里歇着，阿爸手头上还有点积蓄，只要不乱花钱，日子省俭着过下去还是可以的。”

朱锦春听后，十分感动，他放下筷子说：

“不，阿爸，我不能用你的养老金。过去我已经给家里添了不少麻烦了。请相信我，你儿子今天已经懂事了。我要自食其力。”

“那好，那好，我还以为你脾性未改呢。”

“哪里，见过鬼还怕黑？阿爸，你放心吧，你儿子已经有了打算了。”

“什么打算？”

“现在我先不说，免得你说我说一套做一套。”

朱锦春确实变了，他身上已经没有了大大咧咧的流氓习气，代之是一副散淡然而显得沉稳的神态。毕竟他在监狱里呆了十年，除了那种迫不得已的“修行”外，年龄也长了10岁，不再是那种毛绒绒的楞头青了。

吃完饭，又洗了个澡，朱锦春随便穿了件衣服，便对家里人说：

“我想出去走走，我已经十年没有看过外面的风景了。”

家里人一听，不知怎的脸色都变了。他姐姐立刻上前阻挡道：

“阿春，你刚出来，还是先在家休息休息吧。你路不熟，我明天再陪你出去走。”

朱锦春自然明白他姐姐的意思，姐姐是怕他又回去找旧日的那班人。他想了想，觉得还是不要瞒骗家里人的好，便说：

“我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不能不去找他们的，但只找一次。10年前我代人受过，他们是有过许诺的，而且说好了待我出来时给我一笔钱。我想向他们要回这笔钱之后，回来学着做点小生意，否则我身上无一技之长，又刚刚出狱，人家不会请我打工的。你们不都希望我以后好好做人吗？我已经发誓要和他们脱离关系了。你们就不必担心了。”

第 二 章

在一家名叫“丽苑”的夜总会二层写字楼里，总经理陈庆祥对一位没经过通传而贸然闯入的陌生人大为恼火。陈庆祥正和舞女苏珊调情。这个苏珊年纪只有十八九岁，显然是刚入行不久的。她倚在陈庆祥的怀里，对总经理无遮无拦的挑逗性语言和毛手毛脚多少还感到一些羞涩，扭着身体半推半就，作就有限度的抵抗，把对方的欲火撩拨得更加火旺了。这个陌生人却不知好歹，连门都不敲就撞了进来，也不知他是如何避开当值的女秘书的。如果这个陌生人官家骨骨，气度不凡，陈庆祥多少还顾忌着点，偏这人衣着随便，大大咧咧，与监牢里刚放出来的瘪三差不多，陈庆祥就忍不住要骂起来了：

“我给你 3 秒钟，你再也不象狗一样给我爬出去，我就叫人

了!”

对方没有动静，他就真开始数数：

“1,2……”

“慢着!”陌生人开口了，“猪大肠(祥)，呀，应该叫你祥哥才够尊敬。你看看站在你面前的是谁?”

“你是谁?”陈庆祥按着桌子，有点摸不着头脑。

“想想看，祥哥!”

“我，我想不起……呀，你是朱锦春，春哥!”

“对了，就是我。十年前，你跟着我觅食，整天春哥前春哥后的，怪招人喜欢的嘛。”

朱锦春注意到陈庆祥脸上的表情，“好，我们不说这些。伙计，听说你近来吉星高照，捞得盆满钵满，我今天投靠你来啦!”

“春哥，瞧你的，别再取笑我啦。夜总会不属于我，我只不过受人二分四^①，这你该知道的。”

“那我不管，我只听见外面的人都称呼你作‘波士’^②!”

“客气，客气!”

那个肥臀丰乳的苏珊小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溜走了，朱锦春趋身向前：

“愈老板呢?”

“愈老板收山好几年啦。”

“那现在谁打色^③?”

“庄大哥，庄文斌。”

“好家伙，十年光景，你们都发起来了。”

两人说着话，陈庆祥并没有离开他的旋转座椅。本想过来拍

① 指替人打工。

② 老板。

③ 负责。

拍朱锦春的肩膀以示亲热，又怕失却自己的身份。虽说自己以前确实只是对方手下一名不起眼的马弁，但今非昔比，对朱锦春这个刚从牢房里出来身上一无所有的人，他从骨子里是瞧不起的。因此寒暄几句之后，他既不提出为对方摆酒接风，也不向对方介绍堂口最近的情况，倒是摆出一副很忙碌的样子：

“春哥，今时不同往日了。弟子们各为其主，各散东西，日子是硬撑下来的。你急着来找我，莫不是想找个混饭吃的地方吧？这点小事情，我陈某还可以为你作个主。”

陈庆祥抓起桌上的电话筒，想把秘书招呼来。这边朱锦春已经有点沉不住气了：

“我要见庄文斌！”

“庄大哥么？哦，他最近遇上几宗棘手的事情，正忙得连上厕所的闲功夫也没有呢。”

“无论怎么忙，也得先见一见我这个兄弟吧。”

“春哥，我们明说了吧！”陈庆祥定定地看着对方，“你那桩事情，其实并不归我和庄大哥管。俞老大收山之后，我们只管后来的事情。但庄大哥还是一早吩咐过我，要是你出来找我，就让我安个巡场的位置给你。这份工作清闲，入息又高，不埋没你了。”

夜总会的巡场其实就是打手。在堂口里，充当打手的往往都是刚签过生死契的新人。朱锦春一听气就来了，他脸色铁青，一字一顿地说：

“这么说来，我这10年就等于白坐啦！”

“话可不能这么说。”

“你就是这么说。”

朱锦春霍地站起身，一脚把屁股下面的椅子踢得老远：“你们过河抽板，太不义气了。你今天若不给我把庄文斌找来，我就不走了。”

陈庆祥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但他显然又不好把朱锦春怎么样，踌躇了几分钟，终于还是拿起了电话。

约摸过了10分钟，庄文斌匆匆赶来了。这是个50岁左右的中年人，头颅很大，上面散落着几根毛发，穿一套灰白色的唐装衫，戴一副银边眼镜，一副老学究的模样。一见朱锦春，便直奔过来，伸出手与朱锦春重重一握：

“朱兄弟，终于等到你出来了，10年不见，你在里面没受什么委屈吧？”

“庄大哥，我……”

“你的事情我一直留心着，你放心，一切包在我身上。”

朱锦春瞟了陈庆祥一眼，说：

“刚才……”

“哦，近来我们堂口老遇上些麻烦事情，大家的心境都不太畅快。朱兄弟你千万不要见怪。我和阿祥都是直肠子的人。阿祥，你还站着干什么？酒席订了吗！”

“我正想打电话……”

“你亲自去一趟，要最好的，今晚我要为朱兄弟接风！”

“庄老大……”朱锦春本想谢绝，后一想，倒不如顺水推舟，见机行事，便故意浪着腔调说，“庄老大，你真爽快，我朱锦春就服你这样的大哥！”

酒宴上，他又做出一副豪气十足的样子，频频和一班昔日的死党斗酒。他要证明给庄文斌陈庆祥等人看，他朱锦春还是一条好汉，庄文斌有心让他多喝点，便举着酒杯逗他，于是，朱锦春被灌了个烂醉……

第二天清晨醒来，朱锦春发觉自己正躺在床上，一个穿着一件头透明睡衣的女子正拿着一条热毛巾为他烫额。

“你……”